中国农民呐喊

农心

高启伟 著

一个农民的命运，
一个乡村的兴衰，一个时代的变迁。
反腐作家 高启伟 继《乡祭》之后
又一部打动人心，直击现实的力作。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中国农民呐喊

农民呐喊

高启伟／著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农民呐喊/高启伟著. —武汉:武汉出版社,2010.3

ISBN 978-7-5430-4686-3

Ⅰ.①中… Ⅱ.①高… Ⅲ.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09775 号

著　　者:高启伟

责任编辑:万　忠　王圆圆

封面设计:大象设计·高雅静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zbs@whcbs.com

印　刷: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30　　字　数:532 千字　　插　页:2

版　次: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2.8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自 序

我，是一位农民。1997年6月，当中国农民到了种地还要倒亏本钱的时候，我到省城上访，得到了湖北省当时的省委书记贾志杰和省长蒋祝平等领导的亲笔批示，使我所在的监利县，农业户口人均减负66.8元，全县一共减负6000多万元。后来，当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总理写信，沉痛喊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时候，我已经写成了一部四十万字的反腐长篇小说——《乡祭》，2000年8月，由时代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当时，《乡祭》出版后，书市上一下子就出现了三种版本的盗版；网络上，有一位武汉大学的学子王贤淼，看完了我的《乡祭》后，对我的《乡祭》发出了由衷的赞叹：

"高作家，买了你的《乡祭》后，我花了一天半的时间，将其从头到尾读完了一遍，该如何评价你的大作呢？我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太伟大了！太了不起了！那崇敬之情是无法形容的，你那简易而平实的语言之下，包含的是一颗金子一样发出灿灿金光的心，以及比金子还珍贵的思想。……总之，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毫无疑问，你在你平凡的职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事，你也将因此而伟大，历史会记住你的。"

就是因为这位王贤淼同学的极力推荐，我被武汉大学的学子盛情邀请，给他们做了一次演讲。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农民，能够登上武汉大学的珞珈讲坛，这是我终生的荣幸。后来，我又带着武大的学子，到我所在的农村，搞了一个星期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然而，就是我这么一个在农村里，还算有能力、有才华的农民，却在我们村里连一个村民小组长，也没人敢让我当过一天。我虽然出版了一部如此这么受武大学子们喜爱的好书，但也还是没能改变我的农民命运。当年，因为我是农民，一个从来没有在任何一张报纸、任何一种刊物上发表过一字半文的文学新手。所以，书商只肯给我两千本书，算是作为稿费抵给我了。

当我将这两千本书，运回我的家中后，却不知该怎么销售。我几次摆地摊去卖，都因为违反了《城市管理法》，遭到了城管们的阻止、收缴。因而，一气之下，我背井离乡，跑去了广州、天津、北京、合肥等城市，开始了我艰辛而又坎坷的打工生涯。

一晃，十年过去了，我在城市里奋斗、拼搏！但还是没能改变我贫穷的人

生，却让我更加感受到了中国农民在城市里生存的艰辛与无奈！因此，我再一次拿起笔，决定要把我在城市里打工生存的艰辛与经历，写成一本书，为我们中国九亿农民兄弟姐妹们呼吁、呐喊，期望能够引起当今社会和各级政府官员们的深刻思考：

中国农民，你为何要背井离乡？

中国农民，你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现在，政府虽然已经取消了我们农民的提留负担，而且为了提高我们农民种地的积极性，还给我们农民种地予以补贴，但农民们还是没有当年安徽小岗村那分田搞单干时的高兴劲儿。在城里打工的农村青壮劳动力，依然还是不愿回乡种地，不愿回乡去建设他们自己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所以，我不得不开始怀疑，这种大包干的单干体制，现在还适不适宜我们农村改革快速前进、发展的步伐？这种大包干的单干体制，如果还要继续延伸下去，那现今政府提倡的允许农民可以采取多种形式的土地流转、合作，又将怎么去进行？

于是，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对金庙村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种种变迁，进行了详细地剖析、描述，小说的故事情节循序渐进、高潮迭起、引人入胜、扣人心弦、令人深思，对主人翁高伟大兄弟仨命运多舛的成长历程，和林林总总悲情人生的刻画，道出了中国农民的心声。小说也热情地讴歌了勤劳、善良的农民兄弟姐妹们，为了生存、为了爱情、为了希望、为了幸福、为了美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早日来到，他们不畏强权势力、艰难困苦，与命运、与黑道、与地痞、与贪官腐败分子们英勇斗争的豪情壮举。

该书虽是一部农村题材的小说，但读来令人耳目一新，故事情节环环相扣，人物描写栩栩如生，特别是高伟大兄弟仨离奇的爱情遭遇，既在情理之中，也在意料之外，写得极为精彩！

我敢毫不谦虚地说：我写的这部新作——《中国农民呐喊》，比我十年前写的那本《乡祭》要强得多，因为我在创作《乡祭》时，我还是一个从来没有在任何一种刊物上发表过一字半文的文学新手，现在，我出版这部《中国农民呐喊》时，我相信我的文字功底毕竟还是稍有提高，写作技巧也大有长进。所以，我真担心，当年那位武汉大学的学子王贤淼，如果他再次读了我的新作——《中国农民呐喊》后，他将要发出何等的感慨呢？

高启伟

2008年10月30日于北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一

金庙村，这是一个古老而又神奇的村庄。

相传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和陈友谅当年争夺天下的时候，在这块宝地上鏖战了七天七夜。朱元璋全军覆没，他不得不撤退逃跑，躲进了村庄的一座破庙里。当他刚刚躲进破庙之后，一下子不知从何处窜出了那么多蜘蛛，一会儿的工夫，便把那个破庙，里三层，外三层，网得严严实实。

陈友谅追到此庙，看到这个被蜘蛛网得严严实实的破庙时，他当然不会怀疑朱元璋逃进了里面，所以，便毫不犹豫地带着他的将士们继续往前追……

假如当年陈友谅走进破庙里去搜一搜，也许中国的历史就会重写。后来，听老人们讲，朱元璋当上皇帝之后，便下谕旨：将此庙修缮一新，将那个用檀木雕刻的祖师爷菩萨，用一千两黄金重新铸造，并送御匾一块，将此庙更名为“护龙寺”。

因此，金庙村的名字就在那个年代诞生了。只可惜，那个金菩萨和那块御匾，不知在什么年代不翼而飞了，至今下落不明。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在人民公社的年代里，金庙村被改名叫金庙大队。那座庙，则被改建成了工厂。有榨油厂、轧花厂、粮食加工厂、机瓦厂、窑厂。特别是这个机瓦厂，更是闻名于周边四个县域，方圆百里凡是起屋造厦、房顶上盖的机瓦，都是由金庙大队制造。接着，金庙大队又建起了从小学到初中的学校、卫生所、商店、农科所、林场、渔场等。不出几年，还买了一台制砖机和一辆东方红的拖拉机。由于金庙大队越办越红火，所以连年被评为公社、区、县三级先进集体和红旗大队。

就在这时，农村改革的春风，吹遍了全国各地，也吹进了金庙大队。金庙大队的支部书记李光荣，理所当然地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的号召，一次又一次地召开了全体大队干部和生产队队长会议，传达了上级政府的指示精神，宣布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从现在起，金庙大队必须要实行大包干——分田搞单干的政策。

开完会，金庙大队第五生产队的队长佘后勤，深深地感受到了上面的政策已经是不可动摇的了，分田搞单干已是大势所趋。唉！胳膊拗不过大腿，分就分吧！于是，他便径直来到了队禾场，在那棵百年老柳树下，疯狂地拉起了铃绳。

“当当当，当当当……”

这急促、悦耳又仿佛带着满腔愤怒的铃声，一下子像发了疯似的，响彻云霄。当金庙大队第五生产队的社员群众们，突然听到这样的铃声，一个个都惊愕不已！

“分田啦！分田啦！！分田啦……”

佘队长一边疯狂地拉扯着铃绳，一边歇斯底里地吼叫。

金庙大队第五生产队的社员群众们都知道：全国各地都在分田搞单干，报纸上、广播里早就听说了。可这佘队长当了近二十年的生产队长，老是怕这单干一分，会失去手中的权力，所以，便迟迟不肯让社员们分田搞单干。此刻，听到佘队长这样的吼声，社员们不知有多么的高兴，一个个简直是欣喜若狂，纷纷向队禾场跑去。

今天，佘队长记不清他这是第几次从大队部开完会回来的。唉，这几年，他为队里添置了好多农业机械化的设备：有机耕船、机滚船、手扶拖拉机、收割机、轧花机、大小马力的各种柴油机，还有抽水机、打谷机、脱粒机等等，今年，他正计划着去买一台插秧机。可这田地一分，他再也没法去实现他的宏伟规划了。他想把他领导的这个生产队，建设成为农业实现机械化、现代化的梦想，看来，再也没法去实现了。所以，他今天的心情是特别的坏，他把这一切不满的情绪都用这铃声发泄了出来。

“当、当、当，当、当、当……”

铃声是越来越弱，佘队长那拉扯着铃绳的手，实在是再也使不出劲来了，他一下子瘫坐在了地上，浑身上下都汗湿透了。

当社员们都纷纷来到队禾场后，佘队长才缓缓地从地上站了起来，气喘吁吁地说：“我……我当了这二十年的队长，对……对我们五生产队，实在是有……有太深的感情了啊！我……我真的是不想让大伙儿分田搞单干啊！可……可这胳膊拗不过大腿，我也没法子顶住这上面的政策呀！分……分就分吧！大伙儿说这田该怎么个分法呢？”

佘队长话音一落，一下子，人声喧闹，沸沸扬扬，大伙儿便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只有佘队长席地而坐，躺靠在那棵百年老柳树上，闭上双眼，让泪水尽情地往外流，他伤心极了。

刚开始接任这个生产队队长的职务时，生产队里除了解放初斗地主、打土豪，收缴了一些农具、耕牛外，几乎是一穷二白。他带领社员们开荒造田，与天斗，与地斗，好不容易才有了今天这个富裕的景象：生产队连年都是被公社评为模范生产队，队里有积累，仓库存粮足，每年还要向国家交余粮，贡献几

万斤的小麦、稻谷。社员群众们有吃有穿也有住，得了病，看合作医疗，小孩们上学全免费。这几年，他把生产队建设得红红火火：农田里庄稼好，河塘里鱼儿欢，养殖厂里猪牛壮。逢年过节，家家户户分鱼、分肉、分红包。大家的日子过得多好啊！可现在却偏偏要搞什么单干。

余队长一想到这些，就心如刀绞。但不管他是如何的伤心，这大包干是一定要搞的，这田是一定要分的。这是中央的政策，这是历史的潮流，这是国家改革开放的需要。他一个小小的生产队长，是根本无法去阻挡的。

一阵伤痛之后，余队长开始安慰自己：这大包干搞单干的政策，肯定是好的。要不然中央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要强调推广、落实安徽省小岗村这分田搞单干的经验呢？再说，他最近在《人民日报》上，也看到过一些对安徽省小岗村分田搞单干后的报道，那个村子里的农民们自从分田搞单干后，粮食亩产量比过去集体时翻了几番呢！老百姓一下子都解决了温饱问题。这么一想，他缓缓地从地上站了起来，但还是很沮丧地向大伙儿问："大伙想出办法来了没有？这地该怎么个分法呢？"

生产队会计高智慧发言说："如果按人头平均分，我们队里有二百八十八口人，共有土地二百九十七亩八厘，我早就算过了，人均可分一亩三厘四。"

"不行，按照这个分田的办法我可不同意。"副队长高道德立即反对说，"我家现在是七个人，但我大儿子马上就要结婚了，那我儿子娶了媳妇没有地咋办？"

"那就先给你儿媳妇分一份地呗！"

"给他的儿子多分一份地，那我的儿子也要分啊！我儿子虽然比他儿子小几岁，但也已十八岁，过两年也要娶媳妇的。我听说这一次分田到户，可是永远不变了。"一个社员提出了新的意见。

余队长连忙说："好，好！那也给你儿子多分一份地吧。"接着，余队长宣布，"不如这样，凡是年满十八岁的小伙子，我给你们未来的媳妇一人都分一份地，这样总该可以了吧。"

余队长话音刚落，立刻又产生了新的问题，队委会成员胡明智立即说："男孩子满了十八岁可分两份地，可我家没有男孩，只有几个女孩，我大女儿也满十八岁了，我现在正准备给她招一个上门女婿呢，你也要给我女儿多分一份地。"

"好，好！"余队长连连答应，"你的意见有道理，有道理！那我也给你家多分一份地吧！"

"这他妈的都能多分到地，为什么老子家就不能多分一份地呢？"一个本名叫胡全德，诨号叫"胡缺德"的三十岁男子，满腹牢骚地说，"老子结婚都好几年了，可这狗日的媳妇，就是不给老子争气，至今还没给老子生个娃儿，

害得老子遇上了这分地的大好时机，却没办法分到地。佘队长，你说这地要是一分完，如果万一我媳妇偏偏他妈的给我怀上了，那该怎么办啊？”

“好，好！”佘队长早已明白了这“胡缺德”的话意，当即表态说，“你家我也给多分一份地，你该满意了吧！”

“满意个屁！”一个平日里经常和“胡缺德”在一起赌博，被“胡缺德”用假骰子骗输了不少钱的年轻小子抢先说，“佘队长，你不能给他们家多分地，我早就给他算过命了，他老婆是不会给他生孩子的，因为这家伙平日里缺德事干多了，这是老天爷对他报应呢！”

“胡缺德”听此，气得暴跳如雷，腾的一下从会场里冲了出来，要去揍那小子。那小子慌忙逃出了会场，佘队长连忙安慰说：“全德，你放心，我不会听他的，一定给你家多分一份地。”“胡缺德”被佘队长这么一劝说，也就没有追出会场。

可刚刚平静了一会儿，队里耕田组的组长高玉堂，却提出了一个难解的疑问，他说：“莫有才家的女儿凤芝，马上就要嫁到副队长高道德家去做儿媳妇了，如果把地也分给她，而男方已经为她多分了一份地，这样一算，凤芝一人不就分得了两份地吗？我看这样的分田方法不是很合理的，我反对！要么按现有人口分，要么年满十八岁的女孩子都不要分地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

听了这样的话，莫有才气得火冒三丈，他家有五个女孩，只有最小的是个男孩。大女儿凤芝，二十二岁，婚期已定在即将来临的国庆节，二女儿凤珍，二十岁，三女儿三凤，刚刚满了十八岁，如果年满十八岁的女孩都不给分地，那他们家的损失可就大了，一下子就有三个丫头分不到地了。一想起这个高玉堂平日里与他老婆有些“狗扯”，他心里就更来火，一下子冲到高玉堂的面前，与高玉堂吵了起来。你骂我，我辱你，两个人越吵越凶，不一会儿就动起了拳脚，顿时，双方的脸上都被打得鼻破血流。

这两个人在一起打斗，已不记得这是第几次了，喜欢看热闹的社员们谁也不愿去劝架，整个会场乱成了一锅粥。

佘队长望着这两个打架的中年男子，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过去，谁也没有认识到这土地的金贵。集体的土地，集体耕种，收多收少，口粮按人头分配，分红按工分计酬。可如今，这刚刚要提出分田到户，就发生了这种事。他真不敢想象这大包干的政策，将会把人们的思想一下子引向何处？

两个打斗的男子总算被人拉开了。但这地究竟该用什么法子分才算是合理呢？大家争争吵吵，往日的乡情一下子不见了，各人都有各人的私欲，都想为自己家争取到更多的土地，当然不可能提出一个正确、合理、让大家都能接受

的方案。

余队长看到大家越吵越激烈，即将爆发新的“战争”。于是，他不得不当机立断，向会场宣布：“散会！散会！！按大家这么争来吵去的，今天这地实在是没法分了。队委会的几个同志留下来，再研究研究一下具体方案，这会明天接着开。”

二

过了几天，地终于分了。最终研究的分田方案是按照现有人口平均分配，拿到了结婚证书的男孩可以分到媳妇的一份田。分田的次序按照最原始的老办法：编号、抓阄、由近到远。旱田、水田、好田、差田、土田、沙田，各做各片分。这样一来，各家各户最少也要分到六块地。

分完地，队里又接着分农具和耕牛。至于一时无法分掉的一些农业机械化设备，只好暂时存放在生产队的队屋里。

这一次分田到户，有人高兴有人愁，最倒霉的要算是唐大妈一家人了。抓阄的时候，她抓到了一个最尾号，她家分到的田地，最远也最差。队里的耕牛只有八头，七十多户人家平均分，唐大妈与其他九户人家合在一起，分到了队里的一头最懒、最喜欢打架的大水牯。这头牛平日里在耕地的时候，它除了听耕田组长高玉堂的使唤外，其余的社员它谁都不听。因此，唐大妈整日发愁。

唐大妈中年丧夫，丈夫高道子去世的时候，给她留下了三个儿子，最大的叫高伟平，只有八九岁，老二叫高伟大，刚刚满六岁，最小的弟弟叫高伟华，年仅三岁半。那个时候，一个中年丧夫的女人，要养活这三个小男孩，实在是太不容易了。为了能一心一意地在生产队里参加劳动、挣工分，把三个儿子抚养长大，唐大妈只好让大儿子伟平辍学，在家里照看两个小弟弟，另外，还帮她在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因此，还没有上完小学三年级的大儿子伟平，九岁不到就成了他妈妈一个不可缺少的得力帮手。到了十一岁的那年，高伟平当上了生产队里的放牛娃。一开始，余队长只同意给他记一分工，后来，他当上了队里的机务员，学会了开手扶拖拉机、机耕船、机滚船后，余队长才同意给他记十分工，可这十分工只挣了一年，他就去了部队当兵。

高伟大在家排行中间，没有父亲的童年，虽然使他受尽了苦难的煎熬，但比起他的哥哥伟平来，他还是要幸福多了。当十一岁的哥哥当上了队里的放牛

娃，开始在队里挣工分时，那照顾弟弟伟华的责任就交给他了，当他把弟弟伟华带大之后，才开始去上学时，因此，他便成了班上最大的男孩子。如今，高伟大已十八岁了，正好初中毕业。他想，农村已经实行了大包干分田搞单干，可哥哥还在部队当兵，很有可能会提干，不会退伍回家当农民了，现在家里正是需要劳动力的时候，所以，他便自作主张，决定不再继续去上高中了，他要待在家里帮妈妈种好自家的责任地。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这次全县初中升高中的统考中，他却被县一中录取了。

录取通知单送到他家的那一天，这本是一件极大的喜事，可高伟大却开始犯愁了。如果他要到县城去读高中，那他们家里分得的几亩责任地，靠母亲一个妇道之人，能种得好吗？再说，这田地一分，大队里也就无法再继续把初中班办下去了，所以，暑假过后，弟弟也要到镇上去读初中了，可是母亲能供得起他和弟弟俩人一起去读书吗？

就在高伟大捧着这张录取通知单正发愁的时候，偏偏又有一个媒婆上门来给他在部队当兵的哥哥提亲。现在，他哥已经二十有余了，在家的时候，和队里的一个叫凤珍的女孩子，青梅竹马，互相爱慕。如今，凤珍的父母决定要给凤珍定亲了。凤珍不满意她父母给她订婚的那个对象是个驼子，所以，在订婚之前，凤珍就托付队里的媒婆黄大婶把这事转告给伟平他妈，希望伟平妈赶紧写信告诉她在部队当兵的儿子，让他及早从部队退伍回来。

可唐大妈却没敢把凤珍的心事告诉她的儿子伟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没钱。如今，男娃子要订下一门婚事，需要花很多很多彩礼，她因为要供两个小儿子读书，根本就无法拿得出这订婚的钱来。所以，她便自作主张给凤珍回了信，她说她的儿子伟平在部队干得很出色，已经入了党，可能要留在部队上工作，叫凤珍不要等她儿子伟平了。凤珍听了黄大婶这样的回信，气得要死。

后来，凤珍一赌气，也就依从了她父母的安排。再说，那个驼子男孩的父亲是大队里的支部副书记，凤珍的父母为了巴结人家，也硬是逼迫凤珍同意与那驼子男孩定亲，所以，凤珍也是无可奈何地答应了和吴副书记的驼子儿子吴南平订下了这门婚事。因此，大儿子伟平的这门婚事也就黄了。黄了就黄了吧，唐大妈自己安慰自己，反正大儿子还只有二十多点，并不是很着急的。现在，最令她忧愁的是：她有没有能力供两个小儿子都一起到学校去读书呢？

母亲的担心，高伟大全都记在心上。暑期刚一结束，新的学年又要开始的时候，高伟大不得不向他妈说出了自己的决定："妈，您就别发愁了，其实，这地刚开始分的时候，我就决定不去读高中了，我想回家来帮您种地。"

"不，不。"母亲慌忙反对说，"伟大，你……你可千万不能这么想啊！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这书你是一定要去读的。”

“妈，那就让我来帮您种地吧！”小儿子伟华立即接过母亲的话说，“我的学习成绩没有二哥好，反正我今后是考不上大学的，您就让我辍学得了吧！”

望着两个聪明、早熟的儿子，唐大妈眼里涌出了泪花，两个儿子她一个也不想让他们辍学，她对两个儿子说：“伟大、伟华，你们俩都给我听着，一个也不许辍学，我们家分的地，我会自己想办法种好的，你们俩都不用操心，都给我安心地去学校读书。”

可高伟大还是说：“妈，县城离我们家一百多里路啊，来回一趟要很多的车费呢！再说，到那么远的地方去读书，吃住都要在学校里，我听说，那个学校的生活费很贵呢，我们家是承受不起的。妈，您就让我辍学算了吧。”

“不！”母亲带着命令的语气说，“你们俩坚决不许辍学！供不起我也要供。”

“这怎么能行呢？”高伟大耐心地安慰母亲说，“妈，过去在队里干活，您不用操心，队长派您干啥您就去干啥，您只管多劳动，多挣工分，可是现在，地分了，家里家外，责任田里，样样农活都要您去干。您已经是四十几岁的人了，体力一年不如一年了。小时候，爸爸得了病，您既要照顾爸，又要抚养我们兄弟仨，好辛苦呢！爸爸去世后，您更是操劳。您要是老这样劳作下去，我怕您的身体会挺不住的。龙生龙子，凤生凤儿，老鼠的儿子生来就是打地洞的。妈，我看我们农民的子女生来就是当农民的命，您就同意我辍学得了吧！”

儿子的这番话，使母亲吃惊不已，她万万没有想到，她的这个儿子已经这么懂事了。儿子的这些顾虑，母亲不是没有想过，她一时真不知该怎样回答才好呢！

望着母亲那无可奈何的表情，高伟大继续说：“妈，您不要犹豫了，这地一分，我就决定不去读高中了，我才不会让您一人在家里种地，来供我去那么远的地方读书呢！我说什么也不会到县城去读什么高中了。”

儿子的这些贴心话，虽然让母亲感到很欣慰，但母亲还是有些恼怒、生气地说：“伟大，你咋这么想呢？你这孩子咋这么没出息？当初，你爸给你取了这个叫‘伟大’的名字，就是想要你出人头地，将来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可你好不容易考上了县一中，你……你咋就不想去读了呢？你……你要是不到城里去读书，我……我就去死了算了。”

看到母亲如此生气，高伟大连忙答应：“好，好，我去读，我去读。妈，您……您千万别生气了！”

高伟大这么一答应，母亲刚刚还是怒容的脸上，总算露出了一点微笑，她鼓励儿子说：“伟大，这一次，你能考到县城去念高中，而且还是全公社总分第一名，你总算没有辜负你爸对你的期望。儿子，你一定要发愤读书啊！万般皆下

品，唯有读书高。我记得你爸临死前就是这么对我讲的，他叫我无论如何也要让你把书念好，出人头地，将来考上大学，当上大官，为我们高家光宗耀祖啊！”

高伟大虽然理解妈妈的话，可他还是满腹心事地说：“妈，我理解您和爸对我的一片苦心，可我还是担心您供不起我和弟弟俩一起读书呢！过去没有分田，是集体出钱给我们读书，现在分田单干了，人家肯定要开始收学杂费了，不收学杂费，人家老师愿意白白教我们读书吗？我听谢校长说，以前他们在学校教书，是队里给他们记工分，现在单干了，不兴记工分了，他们的工资就要找学生娃子们出了呢！”

母亲打断儿子的话说：“你就别瞎操心了，你只管到学校去把你的书念好，妈就是跪钉板、下油锅，也要供你去读书，去考大学的。妈这一生没有了别的指望，就指望你将来有出息呢！”

母亲的心情高伟大当然明白，一时半会儿他也不知该怎么说服母亲。唉，当初，他也不知他父亲为什么偏偏要把这个叫“伟大”的名字只给他取，而不给他哥取，也不给他弟弟取呢？

小儿子伟华站在一旁，他虽然还只有十五岁，但已经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了。他说：“二哥，妈说得很对呢！我们家的希望就寄托在你的身上了，你这一次能考到县一中去读书，我相信你以后一定可以考上大学的，你就放心地去读吧！我辍学帮妈妈在家里种地。”

“不！”高伟大立即反对说，“你还小，你种得好地吗？还是你去上学，我来帮妈种地吧！”

“谁说我还小，你不就只大我两岁多点吗？二哥，你也知道，我读书没有你聪明，我求你了，还是你去读书吧，我辍学来帮妈种地。”

两个儿子争来让去，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中。最后，母亲一拍桌子，把两个争吵不休的儿子都给吓住了：“你们俩谁也别争吵了，你们两个都给我上学去。不听话，小心我揍你们的人！”

母亲这么一发火，两个儿子也就只好依从了母亲的决定。

三

因为金庙大队学校培养出了一个考了全公社总分第一名的高伟大，所以，谢校长一下子要被调到公社学校去任副校长了。从此，他将永远地甩掉那个民

办老师的帽子，开始转为正式的吃国家粮票的公办教师了，他高兴得简直是无法形容。谢校长不知是在为自己庆祝，还是真为高伟大庆祝，暑假一过，当新的学年又要开始的时候，他在金庙大队举行了一场前所未有、极其隆重的庆祝大会。

那天，金庙大队里到处张贴着“热烈庆祝高伟大同学考取了县一中”的巨幅标语，大队里几乎所有的社员群众以及老人小孩，都一早就来到了会场。谢校长在大会上热情洋溢地为高伟大致了欢送词。当他说道：“在全公社以大队为单位办的初中里，我们金庙大队是第一个培养出来了一个终于考上县一中的学生，我们金庙大队学校是可以值得骄傲的”这句话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好久，好久，待掌声停止之后，谢校长又接着说：“高伟大同学不仅为我们金庙大队争了光，也为我们金庙大队的孩子们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我敢说，我们金庙大队未来的第一个大学生，肯定就是高伟大了。所以，我号召我们全体师生从此都要向高伟大学习！”

谢校长说到这里，一边举起右手，一边高呼：“向高伟大同学学习！向高伟大同学致敬！”

同学们随后也跟着高声呼喊。

一阵呼喊过后，谢校长宣布：“下面，我们请高伟大同学讲话。”

高伟大——这个平日里极其寒酸的同学，今天一下子却打扮得气宇非凡，那弯弯的卷发经过精心地梳理，显得特别飘逸，一双浓眉大眼比往日更有精神，脸上的愁容丝毫也不见了，那满是补丁的衣服变成了一套全新的、时髦的、像绸缎一般光滑的天蓝色的青年服，那双露出了脚指头的破布鞋也不见了，换成了一双亮闪的皮鞋。这些都是大队里出钱，谢校长亲自为高伟大买的。

高伟大早已被安排坐在了主席台上，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坐在主席台上的还有几位老师和大队几位主要领导。当谢校长宣布要高伟大讲话的时候，高伟大从坐着的主席台上站起来，走到那张放着扩音机的桌子前，他的心情是无比的激动，好半天，他都不知该说什么好。望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他的眼珠子在不停地转动，他现在最想要看到的人是他的母亲和弟弟。

母亲看到台上的儿子，她心里也是无比的激动，儿子总算没有辜负他父亲的期望，为高氏家族光宗耀祖了，他死去的父亲总算可以含笑九泉了。看到儿子还呆呆地望着她，她不得不大声地向台上的儿子催喊：“伟大，你快讲话呀！”

听母亲这么一提醒，高伟大才急忙从口袋里拽出演讲稿，满怀激情地宣读了起来：

“各位老师、各位领导、各位同学、各位父老乡亲们：

你们好！

今天，我有幸考上了县一中，说实话，我感到万分的荣幸和自豪！首先，我要感谢的是我们金庙大队的李书记，是他把我们金庙大队领导、建设得繁荣昌盛，让社员们生活有保障，家家户户不愁吃不愁穿，不愁交学费，我才有了安心的学习环境，我才能考上了县一中；第二，我还要感谢我们大队学校里的全体老师和谢校长对我的殷切关怀和谆谆教导，没有他们的培养，我也不会有今天的；当然，我更要感谢我们生产队里的佘队长，没有他对我们全家的特别照顾，我们家也不会有今天，我更谈不上可以考上县一中了。总之一句话，我应该感谢社会主义的大集体，给我们家带来了春天般的温暖，我才有机会可以考到县一中去读书的。当然，我还要感谢我妈、我哥和我弟，是他们给了我发愤努力学习的勇气和力量。

可是今天，我却有一件事情想不明白，我们金庙大队这个社会主义的大集体，从解放初期的一穷二白，发展成为如今这繁荣昌盛，而且是方圆百里最富裕的大队了，可现在却为什么要分什么单干呢？毛主席说过：‘团结就是力量。’我就不相信分单干会更有利于我们金庙大队的发展……”

高伟大讲到这里，谢校长一个箭步冲了上去，急忙将高伟大拉离了扩音器，把话筒抢在手中，慌忙地说：“由于时间有限，高伟大的发言就到此为止，下面，由我们金庙大队的李书记给高伟大同学颁发奖状、奖品。”

李书记是抗美援朝的老英雄，自从高伟大的父亲高道子去世后，他就开始接任金庙大队的支部书记。金庙大队在他的精心领导之下，一天比一天兴旺，如今分田到户实行大包干了，他的情绪也很低落。听了高伟大刚才的话，他的心情更是沉重了。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就将早已为高伟大准备好了的奖状和奖品，一一递到了高伟大的手中，有被子、床单、脸盆、牙刷、牙膏等等。高伟大一一接过，心里是无限的感激，眼里涌出了泪花。

颁奖仪式结束之后，谢校长立即宣布：鸣炮奏乐！

霎时，整个会场一下子沸腾到了极点，锣鼓声、鞭炮声、欢呼声连成一片。

最后，谢校长叫司机把大队里的那辆早已等候在学校门口的拖拉机开了过来。今天，他要用这台拖拉机把高伟大亲自送进县城一中去读高中。

当金庙大队那辆东方红拖拉机，载着高伟大和锣鼓手们缓缓驶出金庙大队

学校的时候，同学们和乡亲们自发地组成了夹道欢送的队伍，并不断地高呼："向高伟大学习！向高伟大学习！"那气氛比高伟大的姥爷当年一举考中进士还要热闹……

下午，当一辆敲锣打鼓的拖拉机行驶到了县一中的大门口时，全校的教职员工和到校的学生们都被震惊了，人们纷纷地向拖拉机涌了过来。高伟大的脸上顿感火辣辣地痛，他仿佛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一下子扯下胸前的大红花，狠狠地扔进了车厢里，背起他的行李包就从刚刚停稳的拖拉机上跳了下去。

高伟大的弟弟见此，也慌忙地跟着跳下车，要去帮哥哥拿行李。高伟大立即阻止说："伟华，你赶紧搭拖拉机和他们一起回去吧，我自个儿进去就行了。"紧接着，他又向拖拉机上的锣鼓手们说，"快，你们快回去吧，别让同学们笑话我呢！"

听高伟大这么一说，那些还在敲打着锣鼓的社员们停了下来，一个个发出了呵呵的傻笑。

高伟大头也不回地走了。

望着走进校门渐渐远去的高伟大消失在了人流中后，那拖拉机司机才一踩油门，转动了方向盘，将拖拉机驶向了回家的路程。

高伟大一边穿行在人流中，一边向同学们打听学校报名处的地方。这时候，有一个叫李秀梅的女孩看到了他。李秀梅的爸爸李宝贵是河口公社党委书记，那年在金庙大队蹲点时，李秀梅就跟着她爸爸一起到了金庙大队，住在她姑父的家里。李秀梅的姑父是金庙大队的副书记，在金庙大队学校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她和高伟大是同桌，后来上初中后，她就转学到公社学校去了，自此也没有与高伟大见过面。一别已是三年光景了。现在的高伟大已长成了大小伙子，她自己也由过去那个好哭的小姑娘，变成了亭亭玉女。此时此刻，见到老同学，她怎么也应该去打个招呼，可少女的羞涩，使她又缺乏胆量。犹豫再三，最后，她还是鼓起勇气，决定赶上前去与高伟大打个招呼。于是，她快步向高伟大追去。走到高伟大的身后，她便迫不及待地喊："喂，高伟大！"

这突然的喊声，把高伟大吓了一大跳，他扭过头一看，见是一个陌生女孩，不觉奇怪地问："你……你是谁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高伟大这样的问话，有点伤了李秀梅的自尊心，她生气地说："你仔细想想，如果真的认不出我了，那就算是我认错人了吧。"

这声音怎么越听越耳熟，可他又想不起来这是谁的声音，他惊异地端详着这个女孩，仿佛是在哪里见过面的，可是，他一时又记不起来是在什么地方见过。

李秀梅看到高伟大一副诧异的面容，实在忍不住了，便直率地说："高伟

大，你真的认不出我了吗？我是李秀梅啊！”

“哦！”高伟大终于想起来了。女大十八变，两三年不见，李秀梅长高了许多，更是变得亭亭玉立、婀娜多姿。小巧的鼻子，弯弯的眉毛，那浓眉下面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炯炯有神。总之，比过去他认识的那位爱哭的小女孩漂亮多了。高伟大一阵回忆后，立刻惊喜道，“哎哟！你是李秀梅呀。你长高了不少，也变漂亮多了。这也难怪我一点都认不出来了呢！哎，你也考到县一中了吗？”

李秀梅不好意思地小声说：“我不是考来的，是我爸爸通过关系把我弄来的，你别告诉别人啊！”

高伟大点了点头。接着又问：“你是几班的？”

李秀梅说：“我和你一个班呢，都是高一（一）班的。”

高伟大不解地问：“你怎么知道的？”

“我在学校张贴的那张新生分班榜上看到的。当时，我看到你的名字好高兴呀！我们竟然还分在了同一个班级呢！”李秀梅边说边望着高伟大，还给了他一个甜甜的微笑。

高伟大听后很惊喜：“怎么这么巧啊！自从你转学后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怎么可能呢？暑假时，我上我姑妈家去玩，我还向我姑妈打听过你呢。我姑妈告诉我说你考上了县一中，我好为你高兴呢，所以，我一回家，就求我爸把我弄到了县一中，没想到我们还被分在同一个班级了呢。”

“哦，原来如此！”高伟大在心里想。

“走，我带你报名去。”李秀梅自告奋勇，一边说，一边帮高伟大提起行李。

在李秀梅的帮助下，高伟大很快就办完了各种入学手续，然后他们又一起来到了高一（一）班的教室里。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教室里的同学不多，在选择座位的时候，高伟大和李秀梅心里都希望他们能再一次坐在同一桌，可是谁也不好意思先开这个口。

沉默片刻，李秀梅走到自己早已选定的那个座位上坐了下来。看到高伟大站在她的身边还犹豫不决，李秀梅便红着脸说：“高伟大，你就和我同桌吧，可以吗？”

高伟大高兴地回答：“可以，当然可以啊！”可高伟大却提出，“李秀梅，我……我想和你换一下座位，你坐到里边去，好吗？”

李秀梅不解地问：“为什么要换啊？”

高伟大没有回答，他脑海里想起了两年前的一幕：那天早上，在上学的路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